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七目錄

雜文 書簡三十五首

寄孟望之

寄答張元傑

與郭价夫

寄劉遠夫

與薛君采二首

答段時卿

答孔未肅

答黃省曾秀才



答戴俊卿

答王總制

與徐都憲朝儀

寄曹惟德

答王舜夫

寄張羅峯閣老

與李遜菴司馬

覆盛都憲

與范師舜

答劉維馨

答楊達甫提學

答許廷綸

寄答何粹夫二首

答何仲默

答劉伯儒

答朱憲副

答仇時茂

答劉養和

答曹仲禮

與張子家

與王孔昭

與楊舉人愷

與胡伯中

答吳宿威太守

與徐都閩溥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七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書簡三十五首

寄孟望之

往歲執事偕諸公餞予弘法寺執事後留宿夕
私戀深懇至今不時記省耳書判向暇得短語
詩各一闕附執事達之律句唐體也天寶大曆
以還等而上之晚唐不復言蘇黃有高才遠意
格調風韻則失之元人鋪叙藻麗耳古雅含蓄
惡能相續今禮樂百年作者輩出善厥斯藝可

以馳諸唐人真衢近見二三子亦可謂難矣予
何敢云執事談詩極有妙趣筆力沉鬱高古視
茲鄙謬者固知無所悅取將不復教之乎顛望
愚觀今不逮古約有三論宇宙間事情景物萬
古無殊詩人以來言之畧盡後世借曰變易局
格終歸贅效耳世謂律詩起於唐而獨盛於唐
不以是夫此不逮者一也或者才非超絕不能
御風鞭霆浮遊八極以脫去塵陋終爾等流二
也有高才矣復不能刻力古往任情漫道畔於
尺槩以其洒翰美麗應情倉卒可也求諸古人

格調西施東隣之子顰笑意度決不至相彷彿
矣此不逮者三也執事以斯言如何予去舉子
業讀書之餘亦致力詩賦今十年于茲古人情
事亦可以想像得之但不知緣此而上果如何
耳予昔年中第之夜夢一宿儒送書九帙告曰
子得此當成名于世啓而視之楊炯集也覺甚
不憚以炯文人又不竟其用世之志故每惡之
入官以來拂抑輒軻與炯何殊齒及半生而宦
情灰冷日甚大道未聞廣業弗著日復一日情
戀于詞語之涯或者終炯之流耳此又所謂可

與知者道也

答張元傑

比屢得手書教愛良至感謝感謝來諭謂僕讞
決如流滯獄一空此告者過也荆楚之俗玩詐
有一事提取證佐數次而不得其情者矣顧能
令讞者果決乎易決者大較小事爾承諭益為
惕然與總兵議坐位此亦傳言爾僕至湖省與
總兵未嘗遇公會亦未嘗交一言安得與之議
蓋僕未任之先二司與彼不相見也又僕至
安得改之又承集議大禮之教僕不敢放言但

禮云適子不後一子不後太宗不得奪小宗今
然乎不然是變禮矣以禮之變者處 天子而
以禮之常者處 天子之父而曰為人後者不
得顧私親可乎不可乎利 天子之尊突然使
其親絕祀使今議禮諸君子與吾執事自處其
父母將且為之乎僕意不但諸君子與吾執事
不肯為凡有仁愛之心者決不肯為矣此於治
體所傷不細不但係一時文字得失而已也蓋
既以變禮處 天子亦當以變禮處天子之父
此為適均漢宋二代事情與今迥然不同豈可

執一而論此在當國者一轉移之間可以立萬
世之大防執事今在議禮之次漫以此義奉助
不罪幸幸

與郭价夫

某啓自過江後即不得奉聞起居時惓惓耳向
示大作如入終南之壑萬木森鬱材品具足不
可選也嘗謂人之爲文如山之生木喬者卑者
蓬者纖者大者偃者臃者跛者踈者蔭者並者
孤者叢者牙者無不具備斯旨味無窮矣獨愛
一物焉則眇爾以薄故論語易繫老子檀弓簡

而義盡典謨雅頌古而不迫孟子莊子左丘明
可謂弘肆自成斯文之上也自有知以來屢欲
有所述作絆于官守時乘一暇思慮徒致首尾
顛錯况爾歷事未稔遽難述真以示久遠以故
不能一言今將入頽景也已安所爲以答此生
邪徒愧頽造化爾仰公之清高誦公之文詞固
不能不感詩論當再上

寄劉遠夫

不意老嫠夫人奄弃榮養緬惟孝心純至哀號
何以堪居伏惟遠在異所保重以襄大事爲孝

也棺具歛含之事令郎處之無不盡善盡禮執事勿慮可也奔喪儀及衰制一編奉上哀中便於作事也今世之衰皆無衽而衣之兩傍下垂二條為衽其謬誤殊為可笑予乃推本儀禮本文及四明黃氏之說為此圖制惟裁用之不牽於習俗幸幸

與薛君采二首

得去冬書及諸詩作岑寂中甚開慰阮公詠懷間亦有迫切者君采反優游寬暇有漢人意可謂妙擬矣諸樂府亦絕似但覺明瑩耳大抵漢

人之作閎博沉鬱無迫勒密匝之象讀之當自見也夫文章貴得肯綮知之復能運用之為妙也嚴滄浪論詩非不妙蓋唐人以來所罕見者至其所自作才一二分而止耳可不謂難歟君采今日所得當在六朝人上亦足以傳久遠可以止也已大較君子之學視諸詩文即子雲所言雕虫耳僕嘗靜觀當時之士才調純厚者求之文章之域或未足以取名久遠即走而上之學為有道之士如周程張朱焉才之超絕者泥於文章之足以垂名迷稔而不能出如韓昌黎

文章自傳世安用史筆垂是也噫亦可哀也矣
以僕觀君采將無所往而不可若更上達聖賢
經濟之術則程朱之軌示之掌耳夫自南宋以
來儒者議論遷就時俗採據異道已與孔子之
道多相背馳近年來復有一二士人拳拳以道
理鼓動天下誠妙舉矣然竊聞其議論乃有大
謬不然者而後生孺子喧以向往恐數年之後
遂成風俗將為斯道害君子不可不出而與之
別白也君采獨不念之道遠心迫未緣會晤臨
書不覺惘惘

二

周貢士來備知近日起居甚慰諸生多從講學
此儒者第一事但近世學者之弊有二一則徒
為泛然講說一則務為虛靜以守其心皆不於
實踐處用功人事上體驗往往遇事之來徒講
說者多失時措之宜蓋事變無窮講論不能盡
故也徒守心者茫無作用之妙蓋虛寂寡實事
機不能熟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
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
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此萬世學道者之

筌蹄也然謂之自得非契會於身心者不能謂之深造豈徒泛為講說虛守其心而不於事會以求之哉謂之左右逢原非實體諸已惡能有如是妙應故曰講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謂真知矣徒講而不行則遇事終有眩惑如人知越在南必親至越而後知越之故江山風土道路城域可以指掌而說與不至越而想像以言越者大不侔矣故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其此之謂乎晚宋以來徒為講說近日學者崇好虛靜皆於道有害此不可發後學矣如何如何時事不及言惟亮之

答段時卿

別久殊切念想人來承華劄足荷勤懇恭諗侍奉之下納福無量甚慰伏聞與東阜公日惟談碁揮筆此地上神僊之樂恨不得奉陪周旋耳會中曾無念及邪今年到南都事簡心閒屢與諸公登遊山水烟霞之福足以酬其平生之懷但非故鄉故人情興終有不盡暢者臨風把酒北望時為悵然復思請歸有日脫駕伊邇東林

白社行當着此翁矣乃復爲之慨然君能不招
之邪第恐待仕者將及起廢者復出乘時宣力
不能悠悠待人耳如何如何

答孔未肅

春間舟次臨清承不遠枉顧足荷眷念南來未
由裁謝負歎負歎念間復辱教音感媿交集蒙
諭比有雀鼠之訟此亦吾人常事凡在已者可
以自保而橫逆自外至者雖聖賢不免仲尼圍
於匡人周公被其流言况其餘乎亦在順以安
之求無媿吾心而已耳執事高才直氣行無虧
汗非遇大昏瞽之人必不至致之枉抑但震驚
危懼或亦不免矣夫君子之待匪人常恕事平
諸凡不必讎計不惟可以養心裕德亦且可以
使人感服念之念之

答黃省曾秀才

捧讀佳章體裁類六朝及中唐格耳諸樂府皆
臻要妙近時作者殊不多見但辭調一律予尚
用恨之如秋胡行前三解俱託興僊遊讀之使
人意思厭煩倘非第四解稍加別致如舞霓裳
無破終天變極諸章亦惟此爲極佳亦惟此爲

有失步出夏門行佳又次之失又次之餘雖無
失詞殊不及此僭評如何如何內經注辯序甚
佳大類漢人文字康樂詩序稱許頗過若然則
蘇李十九首漢樂府阮嗣宗皆當何如耶余嘗
謂詩至三謝當爲詩變之極可佳亦可恨也惟
留意五言古者始知之明日果發行否尚未造
館報謁望再留一日如何如何吳中橐一帙內
多貴鄉之辭奉去請評即與君晤語耳

答戴後卿

省來疏具悉至情進學之方無他董江都下帷
數年不窺園范文正讀書長白山中得家書焚
之不觀此其志何如邪二公皆名儒當時志學
之苦如此更何有他說東岡近來起居想安勝
爲我一問候如何如何

答王總制

廷相頓首啓晉溪先生執事自起廢以來西方
兵事氣勢日振土魯番侵擾無狀屢屢矣建牙
之日卽爲遣放羈人許其入貢以消異端此非
先事燭幾者不能也邇者復得北虜七十餘功
達賊之級比之諸夷非可以易而得者今若是

其多非號令嚴明將士用命何以至此總督之
功大矣西北之有長城如此較諸峻築亭障以
蔽虜者不亦遠乎三邊之憑依朝野之屬望非
執事其孰與歸進復舊貫不久矣玆玆重重

與徐都憲朝儀

得教示諭政履納福爲慰聞敝邑濶布折色改
入他處然否黃河原非敝邑故物弘治初年始
自南來時蒙撫按閱其昏墊蕩折奏准改撥
輕糧用甦民困今三十餘年矣河流猶夫昔也
兩厓相去濶者三里有餘狹者不下一二里東

灘西塌歲無虛日甚至一村一落百數十頃盡
入河者舊日大家今爲貧民舊稱多丁今盡流
亡近年兩次開挑減水新河平白挖毀民田何
啻數百餘頃只此三河實蘭儀考三縣之痛疾
視他縣田畝完全人民安業苦樂相懸倍筵無
筭然則輕糧之賜亦所宜然矣若使與他縣一
例徵派則三河所沒之田誰爲補之耶望稗停
以平其政待河去他所而後議之則受災者得
沾其宥卹之仁災去者復其原額之征豈不兩
得其平乎古人夾河百里之地棄而不征正此

議耳伏惟加察幸幸

寄曹惟德

僕低贛榆即承乏理事凡百如亂麻叢棘草草
緝治今數月方集定復尊官委遣旁午郵路風
塵慘人容顏烏鳥較之古人結社掃軌悠悠泉
石荒哉遐矣比來直覺世事淡淡無味平生馳
騫凌轢之態寂爾灰冷執事將不謂然邪此可
與知者道也鴻飛歲暮海遼天涯相望渺渺寔
生悵惘耳

答王舜夫

比者辱以佳稿見示格調清遠古昔作者當不
多讓敬服敬服僕嘗謂吾人天資粹美得於造
化亦大難事使不志道以充其質終自小爾雖
謂之棄天可也古人日邈俗學固陋平居博學
強記盡爲文章之資求之制行應務依舊本生
性氣所爲讀書致用安望昔人之藩籬邪僕蚤
歲問學無所師承亦隨衆致力詞藻俵俵貿貿
於無益之塗極十餘稔及壯年以來知自悔悟
回視少年已自浪過者多不可一二追復矣至
今恨然大抵體道之學緩急有用於世詩文之

學君子固不可不務要之輔世建績寡矣而不
適用也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言君子之學不可昧其本末先後之
序也因高賢聊爾道之悚作悚作

與張羅峰閣老

頓首羅峰相公久不獲奉教論甚渴想切惟相
公受知 主上雖古昔宴賚之賢魚水之歡殆
不是過飛 詔再起 聖心拳拳所毗賴益篤
矣敬賀伏自大賢弼丞以來接稽古典矯正時
弊開穆祛除精華宣朗出自巖廊之上達諸溥

天之下蓋純然一變而改觀矣此固 主上聖
智聰明揔攬乾綱所成而相公即心啓沃秉猷
入告之功亦不為少也以愚言之方今天下之
勢如治病然劫毒之劑既投沉痾之疴已脫昧
息內融精神外灼已十得八九矣所欠者安靜
調適以保養其元氣為急務耳然安靜功夫僕
不敢盡言惟相公急其先務 主上操其簡約
則天下受福奄在目前鄙人日夜祝 天望之
矣風便敬布昧陋不罪幸幸

與李遜菴司馬

頓首遜菴先生承以拘幽稿見誨感謝讀醫問
先生集序則知白沙之學以自得爲宗其曰端
居靜坐不爲私妄間隔此心此乃養其寂然不
動之體也其曰德立道尊體認自然從容和易
不事矯飾此乃得其感而隨通之用也人謂白
沙之學得於天分自性者多觀此益信若夫憚
深遠而欲立致自然怠克治而欲妄效和易正
今日學白沙者之大病恐白沙涵養培植之深
用力之苦不若是之易致也讀待放軒客對則
知君子惟義是比雖犯難履險無入而不自得

讀筠客蟻娘說則知道在中庸而飾詐矯名者
之可耻讀諸詩作皆慷慨豪爽人間委瑣之事
將一毛不入其靈府而雨夜代言八十餘韻感
時憤世憂在天下深矣哉讀與吳東湖書欲其
虛心誠意推善忘我以消浮議仰見朋友忠告
之益所論巽以行權爲聖人憂患後世之深尤
爲灼見夫權非常道也故人多駭而疑之至難
處者使非巽順之道以入於人心夫誰其從之
故權非巽不能行也非精義入神者不足以語
此平日見公處事從容順適不假餘力竊已料

其得乾之剛離之剛巽之順矣今復聞此論說益信其養之素定而非淺迫拘執望風捕影者之可窺測矣得教之多何可云喻原本俟錄畢奉返先此致謝萬萬

覆盛都憲

某頓首啓沈教授還自閩中辱教翰感激無量先生以剛正之德行公平之政心事光明炳如星日豈獨縉紳知之而海內有聞者皆知之況某曾側席奉教於患難之際而有不諒大君子之心者哉先生諄諄諭以素履亦何過計如是

伏念先生下車以來勤勞庶務罔存于逸搜剔奸蠹百廢俱舉誠一時之嘉際矣使體國愛民之君子視之蓋有不勝其贊羨者而又何以有言乎哉大抵蜀中一切政事偷惰廢弛上下習與性成久矣故一覩勵精振奮之美必駭於耳目掣其肘股寧能安之故怠緩者苦其催督奸欺者恐其發摘貪墨者懼其敗露侵漁者惡其沮遏放縱者怨其檢束率皆不才官吏及奸豪之民爾實心敷政之君子山野質朴之良民則以爲便矣又安有他議乎先生當自信之重之

夫物來順應者御事之要從容不迫者行事之美期急効者未有不壅滯而不達也譬之江河秋水暴漲萬壑俱下則四溢而旁流豈不爲害且先生素性剛直不能委曲以悅人故相與者恒不洽其心如此雖然正直不回之德誠心體國之政亦不能爲所損矣惟先生信之重之所欲言者萬萬非筆楮可盡聊此布意某頓首

與范師舜

邇者獲奉教論甚荷啓益其云以力行之精熟爲知之真尤所相契孔門博文約禮一時並進

但知行有先後之序爾非謂博文於數十年之久義理始明而後約禮以行之也大抵孔門凡言爲學便有習事在內非如近世儒者惟以講論爲學而力行居十之一故其所知皆陳跡定版而寡因時自得之妙雖天賦之神靈不齊亦偏滯於講說而不於人事之內以求知之過也細讀論語當見此義今將平子雜論爲學數十條請教倘有畔於義理之當者望更教之幸甚

答劉惟馨

頃者教及欲預爲令郎出身之圖此實人父愛

子之情甚善但貴省多士皆所仰望不獨令郎
爲然他處不然而貴州行之復以令郎之故彼
豈能安意無所議及哉恐紛更未宜望體悉大
抵君子居官有一定常守之法在已有所據依
在人無所責議若衡決藩限任情肆行無所顧
忌雖一時所爲未必不出於公而人亦得以指
而議之矣况出於私乎哉僕督蜀學事凡百振
作養育之功毫釐無所可取獨於補廩補增入
學之法守之不推爲所自信爾執事與僕昔年
同給事內庭當時亦悠悠相處未嘗獲奉講磨
之席數月僕即以病歸執事於僕不過記識姓
名而已其心事趣向恐亦未能相知又安得久
而相信哉夫居今之時爲父兄教子弟者一切
道德不論也功利之塗則誘而啓之能愛其子
弟者必不如是焉何也少而開其利心長而習
熟日與性成矣居官治身之際安怪其不貪利
慕祿奔競趨附以失已哉士行失已其業必隳
善養其子弟者然乎以僕觀令郎清才麗藻馳
騁不羈加以純熟之功科舉之文不足爲慮所
重且急者當以道德中正養其心術使知義命

爲上矣又何芥蒂於廩食之末哉惟執事信之
僕讀金華錄見執事褒崇何王金許四儒之疏
知執事心慕聖賢爲有道之士不屑屑於世俗
之見者故敢布中心如此惟加聆幸幸

答楊達甫提學

使來得翰記感謝所諭涉世之難乃古今常事
君子正已求歸諸道苟於道無畔則升沉顯晦
皆命而已從容委適何往而不可樂不然懊懷
低眉亦復何益余歷仕以來兩被放斥位卑職
散仰承尊顯亦隨時順勢無鄙心無挫容任厥

天而已矣人謂神龍能大能小余亦未嘗以此
自遜達甫今處廉察之地爲諸生之師雖職謝
論思日遠清華以外司論之亦可謂尊顯非昔
余之瑣尾矣望加委順以俟天定可也竊惟失
馬有胡驥之獲折肱成良醫之術未來闇黑固
難逆睹禍福倚伏則炳而可測也珍重珍重

答許廷綸

春初令親至蜀辱教翰兼以圖書大極等論啓
發良多感感其辯太極無極甚善真足以破千
古之迷但一例據易以準造化恐亦有未然者

恨不得與執事細講耳愚嘗竊議河圖洛書經緯之論與夫五行先天之學皆出於異端穿鑿傳會之私儒者不宜據以解經實亂仲尼之道故時有私論筆之於書今摘數十章與造化圖書太極相發明者奉上間有與執事之意不合者望教之幸甚大抵近世學者無精思體驗之自得一切務以詭隨爲事其視先儒之言皆萬世不刊之定論不惟遵守之篤且隨聲附和改換面目以爲見道致使編籍繁衍浸淫於異端之學而不自知反而証之於六經仲尼之道日相背馳豈不大可哀邪愚自知道以始日有所得論述不忍寘今積數萬言未嘗出一以示人懼夫習染稔熟之心見之駭聽而以爲狂矣執事謂言一出口必將群嗤而共斥之是也于今乃知孟子之辯誠有不得已焉者尚何言哉惟執事教之

答何粹夫

邇者蒙示陰陽律呂管見多先儒所未發之旨教我多矣但所諭人死寃升爲陽而能神則不敢奉教陰陽終竟不能相離凡以爲神者皆陰

陽之妙用也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人死鬼升
乃陰陽之精離其糟粕也不可謂獨陽而無陰
大抵陰陽論至極精處氣雖無形而氤氲焘蒿
之象即陰其動蕩飛揚之妙即陽如火之附物
然無物則火不見示是也故人死鬼升而能神
者此也執事乃離絕陰陽為兩物但恐陽無所
附著不能自為形體耳望再思之樂律與愚見
同者亦多中間如五音以宮商角徵羽為序又
曰五音皆從詩章之音節此其大不合者五音
節序皆人聲氣自然之節度故宮而徵徵而商

商而羽羽而角非一毫人力可以強為者宮商
角徵羽論清濁多寡之次序可也謂樂曲音節
之次序恐非其本然之妙焉五音在人聲氣有
定而詩章之字則無定故宮字本宮音也使在
第四字則亦可以為羽音而用之商字本商音
也使在第二字則亦可以為徵音而用之何也
為人之聲氣節度所奪也此二端者樂律之大
要大本世之儒者不講久矣漢之制氏徒能記
其鏗鏘鼓舞之音而不能言其義又何足怪哉
陳氏之去二變不用四清者皆不達於此道而

臆說故也兩山李氏以宮爲清而黃鐘之管四寸有竒此不足深怪蓋閩人無喉中之音誤以唇舌不正之音而妄爲之說也僕往年亦曾有樂論數篇以無佐史不得錄奉請教俟後圖也辰下漸暑惟若時自攝不宣備

二

杏東來蒙示慰疏賻儀感激感激頃復得山東所惠書及高作六篇感謝所云昔日遊從雖所見異同時相詰難然殊爲有益今則不敢與人論辯雖若省事而實則不樂嗟乎此情實不肖

之所同也會晤不知當在何時蓋夢寐見之矣邇者杏東以元造化論九章見示甚善甚善但有一兩處有疑者敢緣質之可乎如陽有知陰無知觀風則知天之說僕實所未喻凡有知者性也性則陰陽妙合者也執事旣曰陽無形矣又不麗於陰矣何從而能知風者今亦不知從何而來其大要不過二說一曰天之動轉爲之如橐籥之吹噓樞筵之往來然一曰太陽之氣爲陰氣之所鬱閉激而蕩者也陰不鬱閉亦不作風今日觀風則知天是以天爲風之類矣天

果只此風氣然則三垣十二會經星河漢終古
不移恐非風氣能載之矣大抵執事論陰陽覺
得太離絕僕嘗謂天地未判之前只有一氣而
已一氣中即有陰陽如能動蕩處便是陽其葱
蒼靉靄之可象處便是陰二者離之不可得以
造化之始物尚不可離如此則其餘爲造化之
所生者如天地如萬物之屬不得離可知矣如
天能運轉陽也其附綴星辰河漢處陰也日光
炎灼處陽也其中閃爍之精則陰也月之體陰
也其受日光處則陽也火陽也本無形必附於

木石而後形無木石則無火矣是陽何嘗離陰
乎水之始雲氣也得火之化而爲液無火則氣
而不水矣是陰何嘗離陽乎非不可離不得離
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言離之非道也至於
諸儒所論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火爲
陽水爲陰等類蓋就其所得之分多者而名之
耳即執事所謂火雖行於地而其盛在天水雖
行於天而其盛在地蓋各從其類之云也陰陽
何嘗離而爲物乎至於太極圖經世書二條足
以破其穿鑿附會之謬惜不得與執事細論也

正蒙太虛不得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得不散而爲太虛此自完好爲其續以離明得施不得施之說則自爲滯礙亦不可以此而弃其至論也如何如何才說起便作長語如此又不得盡其意安得不思一會晤耶僕近日有一書如正蒙法言之類孟望之以慎言名之忽忽不得繕書一帙請教嗣後便寄上也

答何仲默

大復惠教未有不奉覆者遲則有之矣蒙訝愧愧新詩高古渾成得教殊深去冬試士抵廣元

尋舊約不果東望漢沔川塗廻紆益念大復因作韻語託便致上不知今徹聽否許廷綸曾示河圖太極等論僕讀之有疑乃以平日繆見覆之非有所謂刻行成書也告者誤矣後世河圖洛書緯說也五行生剋附會之論也叅之造化之源人理之實茫昧繆幽不可據信後儒不致精辯遂以著論附經此皆迷暗本原半塗擬議爾今之學者據其說而行之不獨廷綸爲然故僕時有私論以告遊從者偶因廷綸之論及之實非成書也大抵文字之說盛而理道之論沒

脩辭之儒興而論德之士寡間有超軼之流亦
不過循近世儒者之軌守中人未化之論就偏
附誣駁亂三才之實既非精義自得之學亦無
發明羽翼之功由是仲尼中正之塗荒榛多矣
大復亦以爲然否秦蜀渺渺無任悵惘

答劉伯儒

廷相啓所諭長沙事蒙 朝廷曠蕩之恩獲免
罪罰此固得勤者公是與非之心亦吾執事及
諸寅兄挾持之力致之也始勤之時吾兄與諸
公俱在座僕即言不爲席公所喜但職業所在

法度所在不惟不可遜避亦不可遂其枉抑耳
時每與吾兄道之縱今得罪亦不辭也亦不怨
尤也何也始而即拚有此耳李鑑能致京官囑
託書二十餘封豈不能致席尚書一奏辯乎此
亦僕之必知其有此也雖然猶未也恃 朝廷
眷顧之隆倘一秉當路之權鼓小人而惑上聽
則踈遠之人困矣此亦勢之所必至者諺有之
曰不出途泥誰汗但能遜志丘樊彼亦末之何
矣執事獨不然之使還謹疏謝不具

答朱憲副

廷相居湖臬一載伏承協恭之美爲益良多日
惟念之耳來諭謂何以辱僕之知嗟嗟僕惡乎
不知其秉心以誠御事以公爲謀以斷待物以
恕此執事之四美也交際者孰不感歎而况於
僕乎哉雖然僕不但知之爾矣抑且師之也於
清軍程公則師其體量之智屯田劉公則師其
敢爲之義提學許公師其蘊藉撫民楊公師其
擔任毛公師其開爽林公師其朴順此所謂協
恭之益也僕何幸何幸自離析以來逖德遠範
爽缺日甚益歎念耳吏回敬疏覆兼候起處不

次

答仇時茂

廷相啓來諭欲以樂休園詩令僕訂正此實不
能如命矣先母尚在殯僕筑筑衰絰安能有心
及此且自任所歸後終日杜門草坐雖吊喪問
疾亦皆告罷其情況可知吾兄當體悉體悉况
集中諸作情則真率詞則質雅雖永樂正統間
縉紳先生之作亦不過此可以刻而傳矣夫詩
有體格才有限分縱使一篇之中裁割數句終
未免有龍蛇之雜必須盡改而後如意此豈可

能哉吾兄必欲求美以圖久傳使百世之後知
吾時濟之賢亦惟求代中作者焉爾如北地李
獻吉信陽何仲默亳州薛君采大梁李川甫其
爲詩非今世間色相驅逐古人而先之皆傳世
無疑者仲默已矣餘子尚康彊無恙能以殊禮
而請之各得一長篇巨章則時濟之賢與斯文
不朽矣又何俟改茲集爲哉雖然猶有說焉觀
仇氏雄山集所載如喬白巖王虎谷何粹夫崔
子鍾呂仲木呂道夫馬伯循王錦夫韓汝節諸
公皆當世迪德蹈道之士如龍遊鳳翥不食人
間臭味即不可一二得者今皆能致斯人之文
以爲家乘之美夫人也得其一二足以傳矣而
若是其多則仇氏百世之傳無疑也而又何俟
改茲集爲哉吾兄其信之言涉喋喋竦息竦息

答劉養和

頓首啓仕者遊南都安豫間散誠如我公之論
獨參贊之官任重責大與內外守備同事最難
爲處過則激不及則廢事行而又能懾服其心
殊不易得僕之庸虛不肖每懷顛越安有所濟
之哉故人眷深顧獨不教我乎切望切望陝西

三邊戎虜所會近歲可謂多事矣即今用人賢者多苦留公總理勢所必至若能預儲百萬之糧不在歲用之數則公他日當事決不費心安夏防胡不勞而舉矣如何如何謀謨於廟堂者乏經理之才宣力於庶績者寡論道之望公也兼之他日聖明擇輔舍公而誰若餒然求退視民如胡越而無納諸溝中之痛不惟愧於伊摯亦社稷臣之所不取也念之念之

答曹仲禮

頓首仲禮先生京城一別風塵飄轉岐路云渺殊積愴歎如何如何空同遺文炳照寰宇學士寶之何啻拱璧命世之作也君能棗而行之豈直嘉惠後學令舅英蒐亦足慰於九原矣承以集序見徵嗟乎空同已矣僕何忍辭此文當爲構思以詔來祀但慚非作者耳潤筆之物緘返來使此亦曲士之至真也不須疑是幸

與張子家

序文稱論過實謂之譽我則可述我則不可括囊識之用繫遐想聞居憂盡禮足表鄉閭此雖處變亦君子修於家者望勿以物撓之有獨遊

於六合之氣則志貞矣春秋說數篇發前賢未發之處甚多假許田鄭伯乘隙也滕子來朝自降也子同生書世子于策禮也三說皆善周正改月不改時固出程朱之說但仲尼作書不應擅易時王之制此當於經中細考如春無冰之類可見鄭忽出奔所謂退懦無斷近之亦非有大可稱者詩序刺忽之說於昭公無所考見晦翁疑之似也但以鄭聲淫卽爲鄭詩之淫其說未通蓋謂之淫者樂聲淫泆失雅也使詩正矣播之聲而淫卽淫樂矣孰知其詩之正詩邪矣播之聲而雅卽雅樂矣孰知其詩之邪狡童決爲淫奔之人矣麥秀之歌曰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亦淫奔邪如木瓜三章衛人歌齊桓也贈報之情求好之約以爲淫奔獨不可乎故後世之疑晦翁卽晦翁之疑小序爾是故疑以傳疑非有灼據古人不取輕易立論爲此故也大抵近世以來穿鑿附會莫甚於春秋之學宋南渡後閩越之儒尤甚故今支流不可觀耳必欲得仲尼之義不若平其心氣以意逆之如程子不過十數大義之論以求之庶幾稍不遠於真也

不然終昧於聚訟耳何如何如李生回附此達
意嗟嗟予行矣努力向道勉旃勉旃

與王孔昭

王子充洪範非洛書之辯足以解千古之昧後
學之指南也但河圖以數言猶不脫孔劉諸人
之見爲未盡爾蓋河圖洛書聖人繫易之辭也
與洪範何以相涉况自一至九亦衍數之常事
也何待於洛書而後能之繆於附會甚矣其曰
聖人則之者以余論之蓋圖書之形象有類卦
畫故羲皇倣其象而畫爲八卦以示民占筮耳

卽倉頡因鳥蹟馬趾以作字之義也安有如漢
儒之論乎繆於附會甚矣其天一地二章亦不
過舉陰陽奇耦之數以明大衍之法象同於天
地自然之數非出於人爲焉爾豈有所謂本於
河圖之數之義至於天一生水之說乃緯書之
繆論而引之以解經可乎况此章大義總論揲
著而五行金木之論當置之何所乎所謂繆於
附會者類如此子充雖以洛書非洪範而不知
河圖不必以數言雖能掎擊漢之諸儒而不能
正紫陽夫子之惑於舊論故曰爲不脫劉孔諸

人之見爲未盡爾梅溪乾象策問此其易見者
天文家有天地二盤之論自地盤言之角亢屬
辰分氐房心屬卯分尾箕屬寅分故曰東方之
宿以次而旋北西南可知其曰蒼龍以其象類
龍也如角卽龍角亢卽龍項氐房心卽龍腹尾
卽龍尾是也朱鳥白虎玄武皆以其象爾自其
天盤言之列宿皆南面而望以定中星正四時
鳥正南爲春火正南爲夏虛正南爲秋昴正南
爲冬於地盤方向無與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
邇天文之學知其象位躔次足矣休咎緯術非
聖人意也勿惑泥之文字枯而不暢詩興思冲
淡惜宋人格調爾試以三百篇爲骨格取材於
離騷漢魏晉宋四代當自有得也行邊匆匆不
能盡所欲言

答楊舉人愷

來詩高古但過稱不敢當耳淹中抑鬱困詘猶
能念及足見情雅史稱黃霸受經郝伯常著書
信有之矣大抵吾人此身之外皆是長物古達
觀之士不治生不華身不勞已以奉妻子故一
飲食衣服之餘視之若浮烟耳然非通窮達齊

生死而爲一塗者決不能此今四海之內謂之名公大人不貪富貴而慕權勢者吾寥寥未之覩安望後生之士見古高士之風也哉足下明達疎豁必契於此但今日之事未免亦坐此病根耳故漫一言之大丈夫疏食飲水其樂無涯寧肯於污濁瑣屑之中與之爭較以自苦哉足下方來邈矣而不可量也嗟嗟勉之哉浚川白

與胡伯中

比聞端竹白等納誠聽撫籌畫之功可想解君相西顧之憂息蜀人兵餉之苦大矣載嘉載賀僕竊有過計焉嘗以叛蕃之撫匪難爲約束而處之使安其境土不能爲吾人害則不易也古人謂功成之後尤當勞意者此耳漢斑彪常議叛羌請置護羌校尉理其邊事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遣使通道動靜俾徼外蕃夷爲吏耳目僕謂今日處蕃之策亦當效此而後可國家初年於附近松疊番族設安撫長官諸司隸之使納青稞服差役實羈縻制馭之術與斑彪議同而處之尤善者也後人自失誠信乃杆格而不相維焉此其大可惜者獨不可復其舊貫乎執

事推心羗夷與之更始必有綱維長久之畫若徒受其歸欵使居故地而無所別處焉則關堡前日被害之機尚在是亦苟且度時之計爾尚何撫之云云惟執事亮之教之懸仰風誼未由叅侍耿耿不宣備

答吳宿威太守

自松江判袂積有歲年回想舊履杳然陳跡僕鬚髮斑皤已成老翁兄可知矣夫形骸我所自有尚不能保其元始而為造化任情老少如此則夫人事升沉窮達又焉是計又焉足計此外惟有保嗇精神以盡年齡為要務耳往年兄曾講黃白之術僕曰寡慾真心以頤壽筭此自實理煉鉛養砂以變金石道殊不然當時兄意以僕未達今日所造果誠何如風足有便勿吝相示可也倘鼎中有靈當為兄輸此一籌葛酒皆領內伏謝情貺不盡具

與徐都閩溥

得三月書知建昌風土安好無恙甚慰所寄道甲書讀之雖不能曉其曲折所以之故大抵時日孤虛旺相之論即孟子所謂天時者矣蓋舉

事已有定謀假此以安衆志之術耳古之用兵如神者多籍此實非由之而能致勝使趙括選日提兵仍不免坑卒之厄孫武漫爾陳師亦能成攸馘之功故曰周以甲子日而興紂以甲子日而亡蓋在人事而不在時日也苟惑泥於此而廢自修非所望於智者也何如何如將寒巢多愛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七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八目錄

雜文 書九首

與范以載論樂書

與郭价夫學士論詩書

答左衛大爲陳子徵問庶孫承重書

答何粹夫論五行書

與彭憲長論學書

答劉遠夫論喪禮書

答內守備賴公等書

軍中與李遊擊書

事已有定謀假此以安衆志之術耳古之用兵如神者多籍此實非由之而能致勝使趙括選日提兵仍不免坑卒之厄孫武漫爾陳師亦能成攸馘之功故曰周以甲子日而興紂以甲子日而亡蓋在人事而不在時日也苟惑泥於此而廢自修非所望於智者也何如何如將寒冀多愛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七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八目錄

雜文 書九首

與范以載論樂書

與郭价夫學士論詩書

答左衛大爲陳子徵問庶孫承重書

答何粹夫論五行書

與彭憲長論學書

答劉遠夫論喪禮書

答內守備賴公等書

軍中與李遊擊書

答薛君采論性書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八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書九首

與范以載論樂書

承示校定兩山李氏律呂元聲感謝感謝且以
聲音之道下詢鄙陋吁僕何足以知之雖然亦
駭然有疑矣夫古人制爲五音非徒然無所本
者宮本喉商本舌牙角本舌徵本舌齒羽本唇
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歌唱言說必自宮而徵
而商而羽而角角者氣平之聲音之終者也故

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於角清濁平
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強而能為者今日
黃鍾宮為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喉乎出于唇
乎意者聞人無喉中之音故遂以唇舌不正之
音而杜撰以定之也不然當何所依據而變之
惟其以宮為清則黃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
故有黃鍾三寸九分之說嗚呼其大繆甚矣夫
上古鍾律之調簡矣而不求備也故周禮三宮
十二律可足考擊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
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

鍾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設蓋通正聲子聲
竝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之外止加四清以
補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清之分數少
也夫音聲之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役
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清調非
子律不可今日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
恐徵羽之調終不可成平公欲聽清角雖師曠
亦難乎其為擊矣子律為可廢乎哉夫正變二
十四律則五音各五之調亦庶乎其備必如京
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極短其聲焦殺亦不成

調雖有其名而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衍之况後學哉或曰十二律還相爲宮然乎曰此亦非六十調之說也凡調以一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者也故曰旋相爲宮言各律皆可作首也如黃鍾爲主律則必以林鍾爲徵太族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音以次而和若以他律雜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凌犯而音調不協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正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五五例之而猶缺其一焉雖然樂之調亦足矣故自

周至漢至唐至宋以雅樂俗樂流傳于世者考之大抵宮調獨多而商角之多稍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而已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而清者常不足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說雖美而實用則無後學不察而傳衍之繆矣細讀兩山之論牽合傳會十居八九旣不達五音之清濁又不及作樂之節度雖言元聲其實無當其律呂職樂樂器聲容之考証皆長樂陳氏樂書之緒餘也傳之代中恐累執事高見不如再加詳辯求海內知樂君子如胡瑗阮逸

范鎮許衡之徒訂而正之出以示人可也如僕者鄙陋人也何足以知之謹以素聞於君子者奉覆不罪幸幸

與郭价夫學士論詩書

廷相稽首杏東學士先生門下比者蒙佳稿見教捧讀旬朔若有得於言意之外者見其變化自然如秋雲颺空倏成物象渾然天造不煩雕刻見其體質都雅如貴豪公子翠苑春遊冠蓋軒揮金相玉潤其氣韻清絕如石室道人餐霞茹芝滋味冲澹精神獨爽嗟乎詩之旨義備矣

哉發我情志示我龜式不啻多矣僕不肖猥於是藝亦嘗究心蓄材會調飾章命意求合往古之度用驚大雅之塗時省一斑匪云具契敢因執事陳之祈爲裁教夫詩貴意象透瑩不喜事實黏著古謂水中之月鏡中之影可以目睹難以實求是也三百篇比興雜出意在辭表離騷引喻借論不露本情東國困於賦役不曰矢之不恤也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則天之不恤自見齊俗婚禮廢壞不曰婿不親迎也曰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

乎而尚之以璫華乎而則媚不親迎可測不曰
已德之脩也曰余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
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則已德
之美不言而章不曰已之守道也曰固時俗之
工巧兮偁規矩以改措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
容以爲度則已之守道緣情以灼斯皆包韞本
根標顯色相鴻才之妙擬哲匠之冥造也若夫
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蝕之詞
微之陽城之什漫敷繁叙填事委實言多趣帖
情出附轅此則詩人之變體騷壇之旁軌也淺

學曲士志乏尚友性寡神識心驚目駭遂區吟
不能辯矣嗟乎言徵實則寡餘味也情直致而
難動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
之邈哉深矣此詩之大致也然措手施斤以法
而入者有四務真積力久以養而克者有三會
謂之務者庸其力者也謂之會者待其自至者
也何謂四務運意定格結篇鍊句也意者詩之
神氣貴圓融而忌闡滯格者詩之志向貴高古
而忌蕪亂篇者詩之體質貴貫通而忌支離句
者詩之肢骸貴委曲而忌直率是故超詣變化

隨模肖形與造化同工者精於意者也構情古
始侵風匹雅不涉凡近者精於格者也比類攝
故辭斷意屬如貫珠累累者精於篇者也機理
混含辭妙意多不犯輕佻者精於句者也夫是
四務者藝匠之節度也一有不精則不足以軒
翥翰塗馳跡古苑終隨代汨沒爾何謂三會博
學以養才廣著以養氣經事以養道也才不贍
則寡陋而無文氣不克則思短而不屬事不歷
則理舛而犯義三者所以彌綸四務之本也要
之名家大成罔不具此然非一趨可至也力之

久而後得者也故曰會如不期而遇也此工詩
之大凡也譬醫之治例三焦五臟風寒暑濕藥
有定品方有定擬工醫者能循持而守之雖無
大益保無大繆矣雖然工師之巧不離規矩畫
手邁倫必先擬摹風騷樂府各具體裁蘇李曹
劉辭分界域欲擅文囿之撰須參極古之遺調
其步武約其尺度以爲我則所不能已也久焉
純熟自爾悟入神情昭於肺腑靈境徹於視聽
開闔起伏出入變化古師妙擬悉歸我闥由是
搦翰以抽思則遠古即今高天下地凡具形象

之屬生動之物靡不綜攝爲我材品敷辭以命
意則凡九代之英三百之章及夫仙聖之靈山
川之精靡不會協爲我神助此非取自外者也
習而化於我者也故能擺脫形模凌虛構結春
育天成不犯舊跡矣乃若諸家所謂雄渾冲澹
典雅沉著綺麗含蓄飄逸清俊高古曠逸等類
則由夫資性學力好尚致然所謂萬流宗海異
調同工者也究其六轡在手城門之軌則一而
已嗟乎擇善而廣道者賢智之術業也一道以
成化者聖神之功用也執事之作固已洞其幾
微優入閭奧矣而僕鄙陋之見猶拳拳焉陳之
或者道化之妙不無有助於萬一爾惟執事教
之

答左衛夫爲陳子徵問庶孫承重書

廷相白衛夫足下昨承示貴同年陳君書疑其
兄爲庶祖母承重託衛夫轉咨于余且過譽爲
斯文大雅禮家宗師余何敢當余何敢當雖然
竊嘗習之矣敢因衛夫達之可乎夫禮重嫡而
卑庶爲其傳先祖之正體主宗廟之灌鬯也故
曰承重父沒爲祖母服斬三年考之儀禮喪服

經傳原無正文惟大戴喪服小記有祖父卒爲
祖母後者三年之文此嫡孫承重组母之所本
也蓋父在則孫不得爲祖斬故曰有嫡子無嫡
孫以其有子主喪則孫不得承重组而斬也惟父
沒而孫始得斬而主喪也且禮父在厭其母故
齊期父卒始得爲母伸其私而齊衰三年矣是
以承重组者祖父在亦厭其祖母沒而後齊衰三
年矣故小記云然夫承重组者於嫡祖母尚俟其
祖父沒而後盡其私如此况庶孫既不爲祖後
則已無受重可傳安得爲祖父服斬祖父尚不

爲斬安得加斬於庶祖母乎此禮之常無足異
者喪服傳曰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緜緣既葬
而除之此庶子之母厭於嫡母而不得服也故
孟子有王子請數月之喪之文夫庶子爲母服
數月之喪尚不可得况庶孫爲庶祖母承重组
此不可行也昭昭矣宋庾蔚之曰父爲庶子不
承重於祖其孫得爲庶祖母周若父承重則庶
孫之長即繼祖父之正體不得服庶祖母此古
昔之禮重嫡卑庶其可考者如此若夫今時之
制則尤顯明孝慈錄云庶子爲所生母斬衰三

年孫爲祖父母及父所生庶母一同皆齊衰不杖期其曰嫡孫承重者謂嫡祖母也庶祖母孫雖承重亦不斬矣何也主於正體故爾庶子服斬三年者爲生育之恩與父均也故今之制特爲加隆非承重之例也庶孫既非承父之重自當齊衰不杖期守其本服乃禮也父沒而比之承重之服是乖禮而犯義矣可乎哉晉殷仲堪曰祖父在而祖母沒則父服厭周祖父後亡則父服三年其孫之服則一定而不變是知孫之於祖自有正服不以父服爲升降也由是言之

庶孫雖父沒不得加服於庶祖母必然矣况當

今大明會典所載如大明令 孝慈錄

大明律 大明集禮及諸禮儀書並無庶孫爲

庶祖母加服之文夫何又以越制遂情而強爲

之乎庶祖母孫承重不得在服斬之列其孫不

承重亦不得爲之加服古今禮文所同然者如

此故曰貴嫡所以重本也重本所以尊祖也尊

祖所以統宗也先王之制禮嚴矣大矣而私情

豈得以干其義乎父沒而比之承重之服是乖

禮而犯義矣可乎哉陳君又云家兄與先父同

禮而犯義矣可乎哉陳君又云家兄與先父同

母弟孰爲喪主此則禮文之顯顯者庶長子旣
不爲宗與諸父昆弟等爾其昭穆尊卑之序不
得越乎其列而先之也喪大記曰若妾喪自祔
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是兄雖沒而同母昆
弟當爲喪主也夫禮稱情而立文者也子之服
斬衰三年孫之服齊衰不杖期庶孫雖長詎可
以輕服越斬衰而主之乎嫡子拜賓庶子主喪
禮也嗟乎喪禮道廢世之不講也久矣免髮之
制靡存五衰之服不備况能詳稽以及此乎非
仁孝豪偉之士豈能慕古懲俗挺然以求其禮

之正者而執之哉余於陳君不能不爲之三歎
而敬服也所有論說究稽未悉庸備採擇爾惟
衛夫達之幸甚幸甚

○ 答何粹夫論五行書

廷相頓首栢齋先生執事昨承諭以五行之說
舊與僕同今所見與僕異竊料執事之意似以
爲今是而昨非矣以僕觀之執事可謂中於世
俗之惑反迷真而舍其故智將爲不善變者也
何以故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撓作此以紀歲
月日時非有所謂甲乙屬木子亥屬木之說然

呂才論

亦偶爾定之。卽以當年爲甲子歲，仲冬爲甲子月，冬至爲甲子日，半夜爲甲子時耳。不知經歷幾千百歲後，人乃以五行分配之。此半途立論，無所本始，不待智者而後知矣。執事乃信然從之，豈非不勝於世俗之嘍嘍者而遂爲此無稽之論，以附會於仲尼之道乎？迷真而舍其故智，非邪？且夫五行之氣，無則已矣。有之，則一日之內，無不全體俱在。安有今日爲木，明日爲火，又明日爲土，爲金，爲水乎？何春止爲木，夏止爲火，秋止爲金，冬止爲水乎？何土惟王於四季而餘

月土氣卽絕滅乎？執事試再思之。此理然邪否？邪？此論是邪非邪？大觀真識之儒，不惑世俗鄙謬之論者，皆足以辯之矣。不意明達物理如執事，推明孔子之道如執事，而反自失其真如此。使僕無復望於斯世之儒，豈不爲可歎哉！執事曰：但世之言五行亦有竒中者，故不耐何信之。遂爲說曰：如人本無姓名也，苟定其姓與名焉，他人呼之，必從而應之。氣本無金木水火土之名也，今人一定其名，則其氣隨而應之。謂氣有神，應然矣。嗟乎執事之迷，何至此極也！僕意執

事欲附會於世俗之論而不得強爲此以自解
也不自知其陷於怪謬誣妄之歸矣夫人也氣
成形體而具神識者也故呼其名而能應之不
知五行之氣亦有形體如人之知識否邪依附
草木人言嘯梁如鬼物之作崇否邪不知甲乙
之日本之神氣主之而水土金火之氣遂能退
避相遜邪抑有所管轄分定而不敢越其職邪
不知人定其名彼何以自知其爲金爲木爲水
爲火爲土而即順應邪此恐決不能然矣執事
所謂世之言五行有奇中者此何足異哉蓋多

言而能中耳僕嘗謂不用五行能亦奇中試以
士人舉進士者十人僕據其文學體貌而懸斷
之指某曰後日官至某官中間履歷平順坎險
隨意而道指某曰何如何指某曰何如何如
他日驗之必有三四中者且亦有一二奇中者
何也此皆仕人之所必有者若以爲白日飛昇
則無能驗之矣不中者人不傳之矣中者必傳
之以爲神然則假五行而奇中者何以異此大
抵神道設教古聖人卜筮之微意也然於大道
無所闡蝕至於五行星命範圍皇極等術足以

壞亂仲尼純正之道不可一日容之以惑世可也執事必欲求通其說而附會之何其迷之至此極也望再虛心思之勿爲索隱之過幸甚幸甚

與彭憲長論學書

頓首水厓先生昨奉執事高論雖近善謔實寓正義今者細繹之教僕多矣恐非知僕之心也乃披瀝聞見再爲陳說惟加聽幸幸昔劉知幾讀兩漢書恠前書不當有古今人物表恠後書不爲更始立紀當時聞者以爲輕議前哲及見

張衡范曄集亦以二史爲非始知流俗之士難與言道執事高明廣遠開合道契僕恒以意師之故有所得輒爲論辯雖齟齬柄鑿不相爲計若冒然神靈之交故爾不然亦終日默坐談瑣末而已尚安至是哉嗟乎六經刪述仲尼所以啓萬世也其爲道也範圍乎造化經綸乎名理中正以爲常變通而不執智者不能辯博者不能少也若以近世儒者躋而竝之僕恐言也寡所會道也寡所一有不勝其倫擬者矣何也體道之妙由於識具識之至謂之聖是故聖人所

以爲道之宗也下此者神靈未澄識鑒或滓雖
力學深久取舍決擇之間或亦未免支離局促
叅之聖軌而不盡合矣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
凝焉謂非其人故也慨自戰國先秦上無聖帝
明王祛邪衛道立民之常故九流異端之學紛
然並作以惑愚蒙漢興諸儒鄙俗復寡神鑒雖
有董子之純推明孔氏以罷黜百家爲任惜非
命世之才之識亦不能拔本塞源使仲尼之道
獨昭日星之天也况自泥於五行災異之術已
畔出於聖人之蹊逕矣又安以號召正論於斯

人乎哉雖然附會牽合之論猶未熾也下逮唐
宋甚矣惑氣運者因之以盜國信讖緯者因之
以行刑泥風水者棄親以謀利尚術數星命者
憑虛妄想而棄人事之實嗟乎天下何其囂囂
也爲之儒者方且靡然從之恬不爲怪不直身
自行之又附會其說以訓經著論俾後之學者
少而習之長而行之老而安之不知無是理而
爲邪豈不大可哀邪故曰聖經以諸儒而明亦
以諸儒而晦謂附會牽合之私也推其本識鑒
詮擇未真害之爾故僕拳拳時加辯白實有以

見夫援邪附儒亂道之正故焉蓋六經仲尼之道嘉穀也異端邪說莠莠也嘉穀待種而難植莠莠不種而易茂譬聖道中庸而異端怪誕幽玄易以惑人也使不揭其亂道之實以排斥之百世之後迷其本源邪正同途仲尼之道將與巫史異端同祖宗竝賞罰也豈不大可懼乎故於儒者之論合於聖者即聖人也則信而守之戾於聖者即異學也則辯而正之斯善學道者也若夫人者舍真古人之善昧昧焉炫其私智摘其疵而議之斯輕躁迫切之徒非忠厚之道

也若曰出於先儒之言皆可以篤信而守之此又委瑣淺陋無以發揮聖人之蘊者爾夫何足與議於道哉齊客有善爲鷄鳴者函關之鷄聞之皆鳴不知其非真也學者於道不運在我心思之神以爲決擇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爲函關之鷄者幾希矣嗟乎古今人一也後之視今即今之視昔爾顏子居春秋之世蕭然一布葦也其視重華協帝之舜得時行道何啻霄壤顏子則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當時之人亦未必以舜許之而後世

之論乃曰顏子優於湯武夫湯武之上即堯舜
曰優則顏即舜之儔矣而何有於古今乎哉若
曰天下之理先儒言之皆善而盡但習以守之
可也是不知道無終窮忽忽孟浪之徒爾謂之
誣道若曰後世之人必不能及於古之儒者是
不知造化生人古今一軌中人以下以已而論
量天下者也謂之誣人是皆流俗積習貴耳賤
目任書籍而不任心靈者也亦何望於聖人大
方之域也哉望終教之幸甚幸甚

答劉遠夫論喪禮書

廷相叩首承示父在母亡父自主其喪之論切
詳先儒多以喪服小記爲據今考之小記云婦
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鄭氏
注曰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
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主焉及考士虞禮祝辭云
哀子其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潔牲剛鬣
香合嘉薦普淖酬齊澂酒哀薦禘事卒哭祝辭
云哀子其來日濟祔爾于皇祖其甫尚饗祔祭
祝辭云孝子其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
惰其身不寧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澂酒適爾

皇祖某甫以隋祔爾孫某甫尚饗由此三辭觀之皆其子主祭事矣今詳小記之義蓋謂諸子之婦亡者無子則虞卒哭之祭其夫主之有子則其子主之至於祔廟則其舅主焉爾謂之舅與婦對言也非爲父在母喪之云也家禮本之書儀或者緣此而誤遂以虞卒哭並祔通爲父主之也僕初纂時亦止據家禮注子書入未至詳考遂前後不倫爾承教多謝多謝然僕竊有說焉夫在妻亡有有子者有無子者有子者固爲祭主矣而無子者其夫自主亦禮也而古今

諸禮書皆無明證若以儀禮及家禮祭儀論之皆子祀父母之文也以夫行之於妻似爲過重今宜斟酌纂之何如且如父在母亡其子仍依諸禮主虞祔卒哭祥禫之祭但其父畧先拜奠以休他所而後長子率諸子孫內外之人舉行其夫在妻亡而無子者亦當別定節儀比之子祭父母少爲簡省另爲祝文去其夙興夜處哀慕不寧及叩地號天五情糜潰之辭如此庶得禮意周盡而於先王禮之未備者有所裨補家禮立喪主之下注子再爲更定喪服小記之說

不必盡以爲準亦無不可者何也儀禮乃聖經而禮記多出於漢儒之雜故也草草請教何如何如倘有欠通仍望嗣誨不具

答內守備賴公等書

頓首大守備賴公呂公李公三執事邇者承華劄見誨累千百言意以僕不從會議獨持已見欲僕同心協處留務即古人寅恭相勵之善感激感激但來諭即事備責舉過相規未免以一隅之心斷八面之事不無少戾於大通而枉人以自直者敢因諭陳解用白鄙心伏惟加聽幸

幸來諭謂

武宗皇帝行幸南都當時危迫

艱難內外守備叅贊諸公調攝得宜故江南生靈皆賴以安諸公芳聲美譽于今稱頌僕切以爲此言過矣蓋時有所必同勢有所必至耳當是之時天子拱穆權臣執命片語乖而雷

霆擊一呵怒而冰霜寒凡在內外諸公皆當其事者比隣失火爛額焦頭江海風波同舟共濟叅贊謀之諸公信之又安有異議蓋時勢不得不然耳然亦舍正議計利害罔上附邪之術非正人君子常不失已變不渝道之貞吉也何以

言之當時有司一聞

乘輿南巡備預供應

官民錢糧何啻巨萬假公聚斂半克奸將之饋
送事平羨餘盡入守備之囊橐銀兩數千龍床
三張玉帶十餘腰寶石首飾七十餘付而錦綺
綵段各各稱是至今都人傳說以爲口實此汗
濫貪饕國法在所必殛者當時參贊如閉目罔
覩塞耳無聞何哉今以爲協和共事僕以爲同
流合汙今以爲調攝得宜僕以爲束手無策今
以爲芳聲美譽于今稱頌僕以爲和同濟貪有
道者之所鄙賢人正士唾而不取又安可置之

齒牙之間也哉又謂僕與利除害之心畧無少
減以僕爲疾行無善步促柱少知音此誠有之
此誠有之雖然僕亦畧有說焉嘗觀今世之士
夫以乖猾爲上謀以和同爲善處畏首憚尾恐
致禍患之及避事推奸惟欲祿位之保致將
朝廷之事悠悠坐視卒成廢閣遂使會焚之徒
日長月滋積習莫救嗟乎食君之祿擔君之爵
圖報在何而媮媮若此不先國慮而專爲身謀
斯人也以忠蓋律之天淵懸絕矣故僕平生切
齒痛心以爲鑒戒遇事之當爲弊之當祛即毅

然勇往志決必行雖大舜之鷄鳴而起周公之坐以待旦不予過焉是以有急迫而無和緩有疾趨而寡從容善步和音固知其不能具矣以此相責僕復何辭其司苑局責令上直軍人納錢此實剝害正軍背戾國憲在清明之朝所當改正而不可因循者何以言之本局額有上元江寧果戶六十六家池戶二十四家品物缺少責令各戶買補宜也又有留守五衛原額栽種姜菜池果等軍六十一家栽種澆灌責之此軍宜也今乃不令下園每名月納錢二百縱令買

閒謂不違犯法令乎此等人役旣已賣放下園種辦獨累直軍謂苦者能甘心乎及查先年

舊制上直軍人止該一百二員名逐日撥取下園差用朝入暮出不妨直宿今却占用直軍二百四員名常川在苑分爲兩班復將一半納錢賣放謂不違背

舊制乎若曰納錢用備買辦揆之事理充爲不通該局池戶果戶進貢品物皆其出辦且園林田池有幫助之稅銀蘇州徽寧池太等府有種姜竹木之鮮納已多羨餘何暇備辦况上直軍士止該借用其力責之出

錢是何名色且國初之時此園池也此人力也此供應也不聞納錢買辦而後備何獨今日一切納錢則夫園池之所生人力之所成將歸之何所此不待智者而後辯矣謂非貪人假名巧取乎今謂內守備科道已經二次准令納錢幫貼不知出何事例奉何

欽依抑循私任情

自主張之僕謂行之於私下可也聞之於

朝廷可乎究竟此事干係軍政兵部職掌法宜逕行既被告發安得不理理有贓賄安得不叅此非刻意於其人也譬鏡之在臺來者乃照鐘

之在懸叩之乃鳴虛以待之非索照而迎擊也

即今各監局積弊狼藉何帝千百人不赴愬僕

何庸心爲之愬之而姑置於作弊者悅矣其如

朝廷之付託何哉其如軍民之屬望何哉所謂

黨下罔上猫鼠同眠矣豈忠臣之所以事君乎

伏惟亮之亮之來論又謂昔年內守備與叅贊

司馬凡有干事務未嘗不一一會議而行亦未

嘗聞既會議而掣肘不全信者又謂自司馬臨

政以來凡百興舉內守備竝無所預雖嘗差人

請浼未蒙一字肯信所與所革盡在一已之見

愚捧讀之不覺竦然自失如墮雲霧嗟嗟不意
諸執事讓僕之深至此極也僕年齒長矣經歷
多矣悍然不顧偏執一己之見以撓衆議之公
四十以來與人交際久已無此况處

朝廷軍國重事又豈有自遂自是拒衆議於不
信者乎或者於事體有傷於軍民有害當此
聖明在位之日聰察百職之嚴孰敢因循苟且
以負任使故雖會議亦不敢奉命耳易曰二人
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心之同
者議不期同而自同矣使夫人也一欲祛弊一

欲掩弊一欲章奸一欲保奸一欲除惡一欲護
惡心既不同議必齟齬則一堂之上有胡越之
分覲面之間有九疑之隔矣安望其擬議之同
乎諸執事於夜氣清明之時試一思之曾涉於
掩弊保奸護惡與否果無是三者以汨亂其心
則無事於區區之議自然神交氣合不言而相
信矣又安有既會議而掣肘者乎雖然僕鄙人
也言辭直率罔存忌諱不能遜順以應諸執事
之情此誠有之若曰偏執已見以求自勝不顧
國家之急而爲軍民之憂此則可以對之天日

質之鬼神證之君子斷斷乎其無之伏惟重加
體悉則僕不勝幸甚惟諸公圖之

軍中與李游擊書

浚川書附遊擊將軍李君足下竊聞行師之道
將貴智勇主在丈人何以言之智則謀成勇能
濟勝故曰多算勝少算不勝投石超距先登者
奪人之氣是也師必有主帥故偏裨歸一若十
羊九牧聚言盈庭各持其說不能相下此取敗
之勢也故曰師貞丈人吉是也以今日沙保之
亂觀之譬之失穴之鼠見狸即亡游釜之魚一

火而爛顧乃曠日持久不能與之一決豈智勇
之不及古人乎抑主帥不設人名異議乎不然
何遲疑不決如是耶吾往年遊蜀見何卿之將
師矣無不敢敵之賊無不勝賊之戰何也凡以
承平作亂者非脅迫之民則烏合之衆斯人也
豈曾經歷戰鬪熟習兵戈官軍患不與之戰耳
苟一勇往直前則奔突竄伏之不暇矣尚敢與
我敵哉何君大率達此機關耳故往往取勝近
者夜擊橫梁嘴尤爲出奇此諸君所盡知者獨
不可效之乎吾常觀古之所謂用兵如神者矣

大率以知彼知已達其幾勇往直前決其氣其
臨陣大法要畧不過二三隨在可用也一奪其
氣二夾攻三設伏四出奇何謂奪其氣募敢死
以爲先登爭其高阜而據之是也夾攻者分兩
翼三軍使之左右狼顧腹背受敵是也設伏者
當其必走之路預設伏兵以要擊是也出奇者
火攻水攻夜斫營穴城縋梯之類是也凡此皆
諸君所素講者今當此困窮之寇而營壘頓駐
十里之外不敢直前一決者非其智弗若也或
者勇敢之氣不逮耳不然旬月之久尚不能畢

事班師有如是哉今爲諸君籌之預募勇敢先
登之士使皆堅甲利兵火器先之弓矢挨牌次
之長矛短兵又次之募選已定再選精壯軍士
各千餘多恐冗亂不濟事乃布各哨如李遊擊
冉宣撫當北路兩張都司當東路丁勇當西路
程光按伏別路亦可也分布既定尅期同進寅
夜令軍士食飯未明起哨約黎明抵賊穴募士
卽先登精兵續後鼓躁而進則賊必以將軍爲
從天而下矣或曰山高無路柰何曰鄧艾縋索
魚貫而登謂有路哉古人破敵其大畧不過如

此此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也若夫出奇致勝此無定法在人臨機應變而已此不可以言喻者惟諸君圖之勿使何君獨步於四蜀可也舟宣撫聞多讀書能詩自入軍中以來不聞其何以設施豈亦書生不閑軍務耶何默默如是貴州諸將亦當和諧共事彼有成功卽我之功我有成功亦彼之功但爲朝廷了此南顧之憂雖盡出於彼亦可也况自古將不相諧未有成功之理惟諸君圖之

答薛君采論性書

承駁究鄙論足仞友益多謝多謝然有不得不嗣言者望再救正幸甚矣性理之難言也惟大聖上智會人理達天道乃可宗而信之餘者知思弗神詮擇未精影響前人傳會成論自漢以來此等儒者最多故余惟協於仲尼之論者乃取以爲道否則必以論正之雖不舉其誰何而義則切至矣今君采之談性也一惟主於伊川豈以先生之論苞羅造化會通宇宙凡見于言者盡合道妙皆當守而信之不須疑乎則余當不復更言矣不然脫去載籍從吾心靈以仰

觀俯察恐亦各有所得俟後聖於千載之下不
但已也夫論道當嚴仁不讓師伊川吾黨之先
師也豈不能如他人依附餘論以取同道之譽
但反求吾心寔有一二不可強同者故別加論
列以求吾道之是其協聖合天精義入神之旨
則固遵而信之矣古人有言曰寧爲忠臣不作
諛僕其此之謂乎請以來論繹之伊川曰陰陽
者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未嘗即以理爲氣嗟
乎此大節之不合者也余嘗以爲元氣之上無
物有元氣即有元神有元神即能運行而爲陰

陽有陰陽則天地萬物之性理備矣非元氣之
外又有物以主宰之也今日所以陰陽者道也
夫道也者空虛無着之名也何以能動靜而爲
陰陽又曰氣化終古不滅必有主宰其間者不
知所謂主宰者是何物事有形色耶有機軸耶
抑緯書所云十二神人弄丸耶不然幾於談虛
駕空無着之論矣老子曰道生天地亦同此論
皆過矣皆過矣又曰生之謂性程子取之蓋指
氣稟而言耳其推本天命之性則卒歸於孟子
性善之說嗟乎人有二性此宋儒之大惑也夫

性生之理也。明道先生亦有定性之旨矣。蓋謂心性靜定而後能應事。爾若只以理爲性，則謂之定理矣。可乎哉？余以爲人物之性，無非氣質所爲者。雖氣言性，則性無處所，與虛同歸。雖性言氣，則氣非生動，與死同途。是性與氣相資而有不得相離者也。但主於氣質，則性必有惡而孟子性善之說不通矣。故又強出本然之性，論超乎形氣之外而不雜，以傳會於性善之旨。使孔子之論反爲下乘，可乎哉？不思性之善者，莫有過於聖人，而其性亦惟具於氣質之中。但

其氣之所稟，清明淳粹與衆人異，故其性之所成，純善而無惡耳。又何有所超出也哉？聖人之性，既不離乎氣質，衆人可知矣。氣有清濁粹駁，則性安得無善惡之雜？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性也者，乃氣之生理一本之道也。信如諸儒之論，則氣自爲氣，性自爲性，形性二本不相待而立矣。韓子所謂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者是也。君采試再思之，然乎否乎？程子以性爲理，余思之累年，不相契入。故嘗以大易窮理，盡性以證其性理，不可以爲一孝經毀不滅性以

見古人論性類出于氣固不敢以已私意自別於先儒矣嘗試擬議言性不得離氣言善惡不得離道故曰性與道合則爲善性與道乖則爲惡性出乎氣而主乎氣道出於性而約乎性此余自以爲的然之理也或曰人旣爲惡矣反之而羞愧之心生焉是人性本善而無惡也嗟乎此聖人脩道立教之功所致也凡人之性成於習聖人教以率之法以治之天下古今之風以善爲歸以惡爲禁久矣以從善而爲賢也任其情而爲惡者則必爲小人之流靜言思之安得

無悔愧乎此惟中人可上可下者有之下愚昏瞶不惟行之而不愧悔且文飾矣此孔子所謂不移也君采請更思之然乎否乎仲尼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是善惡皆性爲之矣古聖會通之見自是至理亦何必過於立義務與孟子同也哉又曰天命之性則有善而無惡以生爲性則人性之惡果天命之惡乎天命有惡何以命有德而討有罪君子遏惡揚善亦非所以順天休命也嗟乎斯言近迂矣性果出於氣質其得濁駁而生者自稟

夫爲惡之具非天與之而何哉故曰天命之謂性然緣教而脩亦可變其氣質而爲善苟習於惡方與善日遠矣今日曰天命之性有善而無惡不知命在何所若不離乎氣質之中安得言有善而無惡君采以天之生人生物果天意爲之乎抑和氣自生自長如蟻蛇之生於人乎謂之天命者本諸氣所從出言之也非人能之也故曰天也命德討罪聖人命之討之也以天言者示其理之當命當討出於至公非一己之私也乃天亦何嘗諄諄命之乎古聖人以天立教其

家法相傳如此當然以爲真非君采聰靈之素矣喜怒哀樂未發不足爲中余今亦疑之君采之論誠是但余所謂聖愚一貫者以其性未發皆不可得而知其中也今日衆人亂於情而害其性私意萬端乍起乍滅未有能造未發之域者是愚人未發必不能中矣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余以爲在聖人則然在愚人則不能然向之所疑正以是耳故曰無景象可知其爲中以其聖愚一貫也今日此心未發之時本自中正望再示本自中正之象以解余之惑夫

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惟聖人履道達順允執厥中涵養精一是以此心未發之時一中自如及其應事無不中節矣其餘賢不肖智愚非大過則不及雖積學累業尚不能一有所得於中安得先此未發而能中乎若曰人心未發皆有天然之中何至應事便至迷瞶偏倚此則體用支離內外心跡判然不照非理之所有也若以此章上二節君子能盡存養省察之功則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謂之中似亦理得不然通聖愚而論之則其理不通矣嗟乎理無窮盡者也

心有通塞者也墳記之載非吾心靈之會悟也先入之言梏吾神識之自得也由是言之道之擬議安得同歸而一轍乎惟自信以俟後聖可矣昔者仲尼論性固已備至而無遺矣乃孟子則舍之而言善宋儒參伍人性而不合乃復標本然之論於氣質之上遂使孔子之言視孟子反爲踈漏豈不畔於聖人之中正乎君采試思而度之人性果一道耶二道耶此宇宙間之大差非小小文義得失而已也且夫楊子雲韓昌黎胡五峯諸賢豈未讀孟氏之書乎而復拳拳

著論以詔世者誠以性善之說不足以盡天人
之實蘊矣使守仲尼之舊則後學又何事此之
紛紛乎望虚心觀理無使葛藤掛乎舊見斯正
大真實之域可入而傳會支離畔聖之說自不
擾乎心靈矣倘猶不相契望更來覆幸幸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八

